

红房子红伞的故事



本文纯属虚构

——作者

前奏

灯光暗淡，疏疏落落。街道上一会儿下雪，一会儿下雨。紫叶李开了又谢了。梧桐树的叶子一会儿罩满天空，一会儿落满街道。行人拥挤。车子一辆一辆开过去。穿过风，穿过雨，穿过花期，穿过呈现出各种颜色的季节。

“今天天气怎么样？”

气象卫星云图一刻也不停地在变幻着。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固定的晴天，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阴天。雪崩。雷暴。洪水泛滥。台风过境。阳光明媚。月色幽奇。一切就是这样不断地交替着。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酒柜里盛满了酒。盛满了用各种瓶子装着的酒。盛满了瓶子上贴着各种商标的酒。盛满了呈现出各种颜色的酒。柜台高高的。柜台外是一圈照样是高高的圆凳。人生。命运。缘分。机遇。爱情。婚姻。事业。理想。尊贵的和卑贱的。豪富的和贫穷的。美丽的和丑恶的。活着的和死去的。谁都得从这个柜台前面经过，谁都得坐上柜台前的这只圆凳。不管是畅饮还是啜饮，

不管是干一杯还是抿一口，不管是苦的还是甜的，不管是酸的还是辣的，但你必须品尝，因为这就是生活。

一只杯子空了，一只杯子很快又被斟满。你可以选择，又无可选择。一些人去了。一些人又来了。永远闹哄哄的。永远川流不息。

“混得怎么样？”

“还行。”

远处响起了音乐声。又有一批人急匆匆地赶来。看，门又被推开了，我的天哪，这些可怜的家伙又是谁呢？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哺育着
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
记忆和欲望……

——艾略特

那是什么在骚动，发出窃窃的私语声？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有，有什么呢？有的只是在枝头上盘旋的黄昏和那灰绿颜色的潇潇暮雨。

真没说的。四月的确是最残忍的月份。这个位于南北方交界线上的省城，在这一年一度的寒暖气流交接时期，空气里似乎总是充满了欲望和生机，不用说街心花园紫叶李开出的小白花，已经使许多人六神无主，就是从空中飘落的最普通的雨滴，也就足够精神分析医生苦苦地思索了。

“小姐，给我们一把伞！”

这四月的雨真在哺育着丁香吗？

街上的伞已经够多了。霓虹灯将雨珠雨线映照出各种颜色，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的影子，和许多许多伞的影子。虽然屋顶和墙的一角，会给第四空间留下静止不动的浓重而又模糊的轮廓，但整个说来，那许许多多的伞所构成的色彩，正从人们流逝的感觉里产生出各不相同的印象。

她站在伞店的柜台后面，透过用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伞布置过的宽大的玻璃橱窗的缝隙，望着那正从街道上经过的雨中的黄昏和在那黄昏和雨的深处从模糊的远景上隐隐露出顶层一角的那座古老的红房子。

……空间的深度除了用文字外，不能另外表达出吗？我们不能给予一个三度空间的比值吗？深度能在观者的精神里来实现吗？塞尚运用多少辛劳和牺牲来达到暗示空间，代替去模写它。毕加索的画是多次的高度创造性的探询自然的结果……

“小姐，怎么搞的？”

她转过脸来，背对着正在无数彩色光点中涌流的漂浮着许多伞影的暮色，这才看到柜台前正站着两个青年男子。站在前面说话的那个，个子略矮一些，身材略胖一些，蓝中泛白的牛仔褲紧绑两腿，草绿色的帆布夹克衫却显得宽宽大大。

“小姐，怎么搞的？你快点呀！”

他一面摘下眼镜，在衣角上揩着落在上面的雨水，一面说着这句绿颜色的话。

整个来说，他的脸是方形的。像一个现代建筑的窗户。画面是由一些单纯的平面和一些宽阔的弧面所组成，它的受光部分，是由许多圆弧所组成，而并非轮廓鲜明的线条。总之，这是一个由各种公开的弧形所组成的半封闭的形体。

“真好玩。”她自己对自己笑了。这是一种稍微带一点光的微笑。是一种内心潜在的打击乐器。

“你说什么？好玩？你看我们淋成了半个落汤鸡就觉得好玩？你这是什么态度？”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你到底有什么事，先生？”

她从表像立体派的画面上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什么事？到你们伞店里来还能有什么事？”他把擦去雨水的眼镜重新戴好，一眼看到站在柜台后面那个姑娘柔软闪亮的长发、脉脉含笑的目光和由松松束着的淡紫色工作裙服所衬托出来丰盈而又修长的身材，心头便同时亮起了许多互相交叠互相变幻呈现着黄色红色绿色的语言符号。

黄 头发是女人的财富。一点不错。这头发真没话说。肯定是用华姿系列洗发剂洗的。

红 不知道她有主没有？如果可以，我真想现在就去闻闻她头发的味道。那一定是雨中的紫丁香花的味道。

这是一些流动的意识，这是一些潜在的对话。事实上，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专供语言的车辆通过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自我意识是恪守职责的交通警察，它操纵着红黄绿三种颜色的指示灯，决定着语言的截留和放行。像通常的状况一样：红颜色是禁锢的，黄颜色处于交流状态，而绿颜色才是通行无阻的。为了控制意识的流动，也许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永远亮着红绿灯的岗亭吧？

他看了她一眼，语气便比以前平和多了，

“小姐，我想买一把伞。我们出门没有带伞，你看，身上都淋湿了。”他一面说着，一面向一直站在自己身后的那个同伴看了一眼。

他的同伴比他略微高些，瘦些，灰格子西装，蓝牛仔褲。他神情恍惚，站在那里一句话不说，不知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一种好吗？”

她一转身，从身后摆满许多伞的货架上，取下了一把大红颜色的尼龙伞。

她转身时的那种姿势和她在抬手拿伞的一刹那间所突出起来的某根线条，使他感到一阵男性的颤栗！

“不，这，这颜色，我用能合适吗？”不知为什么，他听来极为平静的声音，却仿佛匿藏着百慕大三角的许多漩涡。

“不中意？”她仍然像刚才那样微微笑着，那令人既能觉察又不易觉察的笑容里，仿佛带着一种磁性：“这可是当前最流行的颜色啊，”她把伞撑开，又转了一下，眼睛里闪着异乎寻常的光，“难道你不需要一把大红伞吗？”

“……”

一时间，他似乎无言以对，但她声音里的那种磁性，却使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两步。

“他已经有这样的伞了。”在他迟疑之间，站在他身后的同伴，上前把伞接了过去。

“可这样的伞还是刚到的呢！”“你不是说大红伞吗？”“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伞？”“大红伞你还缺吗？”“你说什么呀，你，开什么玩笑？”“那么这伞你要了？”“我说的全是实话，一点都不开玩笑！这伞我要了。”

他的同伴看都不看手里的伞，便把钞票递了过去，然后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你拿把黑色的给他！”

他一声不响，顺从地付了钱。

雨还在落着。虽然是四月的雨，可它毕竟是落在一片黄昏的暮色之中，所以对未来那个色彩世界来说，却总使人感觉到，它是一片奥秘而又相互矛盾的旋律。

“这两个怪人。”他们撑开伞，跨出了伞店的大门。门上“奥马伞店”霓虹灯的色彩，在溅满雨水的水泥路面上，叠出了他们的影子。她一直注视着他们的背影：“这真是两个莫名其妙的

人！这时，她发现那个矮个，回过头来向她笑了笑，而那个高个，却始终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那一把黑伞，一把红伞，很快便溶入潇潇暮雨下的伞的漩流中间。

那是许许多多的雨伞，那是以其自身的色彩活动着的而又染上了浓浓的黄昏暮色的雨伞。他望着那不停的雨，望着被雨淋湿了的街道，望着雨中街道的尽头由许许多多的伞所组成的，既好像有规律又好像没有规律的活动，变化，节奏，均衡，连接，深度，以及许多色彩的意象和幻觉，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感到那雨似乎不是平常的雨，那黄昏似乎不是平常的黄昏，而那两个远去的人，似乎也不是平常的顾客。

奇怪的是，她一直能感觉到他们，还有那一把黑伞，一把红伞。

……如果立体派从物象的形式分解出发，达到一个画面形象，未来派相反地却是从人的方面体验到的贯透动力出发，那么，在这里现实不再是一个和主体对立的由各种客体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内在和外过程错综复杂的互相渗透……

她一直凝视着暮雨深处。凝视着已被暮色和雨雾完全湮没的曾是那座红房子的一角，显现过的瞬间已是一片朦胧的空间。

可当她转身重又注视着自己面前那片柜台的时候，蓦然之间，却惊呆了。

这时，随着一阵冷雨袭来，她的心头便突然出现一个连她自己也猝不及防的问号：现在，是春天吗？

四月的确是残忍的月份……

2

这拥挤的城，充满迷梦的城，那里
鬼魂在昼夜招呼过路的人。

——波德莱尔

“你瞧吧，我会实现我的理想的。”经过一阵剧烈的狂乱，戴大器抓起枕巾，揩着从额角渗出的汗珠，像长跑运动员终于到达了终点那般，用全身每一个张开的毛孔舒畅地呼吸着。他这时很想离罗璟远一些，很怕再碰她那湿漉漉的裸体，也怕再闻她那经过汗浸的脂粉味儿。可是，她却还不放过他，一只手紧紧抱住他的颈子，就是刚才把他的头紧紧地压向她的脸的那只手，而另一只手，却还在他那最敏感的部位摸索着，仿佛在寻找一件刚刚丢掉的宠物。

他转回身来，睁开两眼，透过从窗帘边沿泻进来的早春黎明的微光，看到她被一夜的汗水湿透的长发，有的咬在她的嘴角，有的贴在她的额头，髻曲而蓬乱地罩着她那两只娇媚、盈溢而又饱含情欲的眼睛。

“我能满足你吧？”她的每根手指，依然充满了渴望，“怎么不说话呀，你这个家伙？怎么那么容易满足？刚睡下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我吞掉呢！怎么，现在要退居二线了？”

他抓住她那只手，想把它移开：“你别那样，你稍微停一停嘛，你听我和你谈正事，我这趟回去，事关重大……”

“什么重大不重大，我不管它！”她反而把他的手推开，“小宝贝，你说是不是？你现在乖啦？乖起来啦？可刚才，你为什么把我弄得那么疼？你不是一个乖宝贝，看，我来打你一下，再打你一下，噢，疼了，疼了，不打了，再不打了，让我给你揉揉，轻轻轻轻地揉揉……”

“你听我说呀，”他的呼吸完全平静下来，完完全全地平静下来，全身感到满足的疲惫。到底已经四十五岁了，年纪不小了，虽说还在壮年，他却不再像年轻人那样没完没了。他记起那次他和新婚的妻子一起回她在小镇的娘家去，半夜里，一条床腿居然断了，接也接不上，钉也钉不住，弄得手足无措。妻子当时的脸，像春花一般飞红。……

“火器，你在想什么？”

他感到颈子下面的那只手臂忽然改变了情绪，而另一只手也停住不动了。他虽然没有看她，这时却明显地感觉到，她正瞪大两只眼睛，从枕头的一侧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

“我在想我这次回到芒市先从哪里下手。”他的声音极力保持平静。

“你撒谎！你这个家伙，又对我撒谎！”

四十多年的经历告诉他，正如某一位名人说过的那样：女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女人的遗传基因，女人的整个构造，包括她的思维方式，她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都是那么曲折多变，那么难以找到规律：这个家伙，她简直像看透了我的心一样，难道心灵感应术果真有它的科学根据吗？难道真像一些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肉体内存在着一种非肉体性机能吗？难道

真的可以把它释放出去观察在远距离以外的人和地方的情况吗？难道苏联真有二十九个这样的研究中心吗？难道美国这方面的专家帕特里克·普赖斯真能用同位扫描法了解到另一个人藏在心灵里的秘密吗？这可是太危险了！

“你怎么不说话？”她故意用臂膀把他的脸勾了过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绿窗帘’！对不对？你能骗过我吗？一点不错，你是在想她！想你的老婆，想沈群！对吧？你都和她生过一个孩子了，你能不想？”她索性坐了起来，眼睛里布满了阴云，“我不放你走了，我不放你走了！我一想到你和沈群睡在一起我就受不了，我就要发疯！我不骗你，再这样下去，我肯定要得神经病的！我再也受不了啦，我把什么都给了你，把它给了你，把它给了你，最后把它也给了你，可你呢，你给了我什么？你连我最低的要求都不能答应我！你掰开指头算一算，我们在一起有几年啦？八年啦！可是八年来，你连离婚都不提，我每次提醒你，你都让我等，让我等，让我再等！我从二十六等到三十四了，你还让我等，还让我等到哪一天？等到头发白完？等到失去生育能力？我今天非要你当面说清楚，你到底打不打算离婚？”

她停了下来，用陌生的目光盯着他。

“怎么能不离婚呢？这个问题，我和你沒有分歧，婚是要离的，不过要等到我把一些重要事情办完。你当然知道中国人对离婚是怎么个看法。现在虽然说思想比从前解放下了一些，可是，这个问题一旦提上日程，马上，社会舆论就会大哗，所有的人就会用另一种眼光看着你。那时候，你别想再从政治上谋求什么，就是想在社会上体面的混下去，都大成问题。”

“怎么，离婚就是犯法？”

“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一个人会说你犯法，不过，他们对你自有看法。”

“我行我素，我管他有什么看法！”

“一般的人，你当然可以不管，可有这种看法的，恰恰多半是那些掌握你命运的人，那些所谓的组织干部，人事干部，那些在党政部门工作的人，那些目前还在掌权的人。”

“不理他就是了！”

“怎么能不理呢？这些人不能得罪，起码目前不能给他们留下一点坏的印象。”

“为什么起码目前不能呢？”

“这一点，我一开始就对你说了，你也是晓得的，我这大半辈子，屡遭磨难，没过一天好日子，几乎全被人家踩在脚下，在人家的脚底下过日子……”

“你又要说你拉粪车了是不是？我不要听，它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了，我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她打断了他的话，用两只手拖着耳朵，甚至把白天不戴只有晚上和他在一起时才戴的两只樱桃色的耳坠也掩住了。

“我大半辈子，全被人踩来踩去，”他没有理她，照样说下去，“什么人都来踩我，我只能笑，笑着让他们踩，把泪往肚里咽！我过过一天好日子吗？没有，一天都没有！现在总算混到了这一天，混到了自己的行情看涨的这一天，我怎么能不首先考虑保护好自己呢？我怎么能不利用现在的条件，能上到那一层就上到那一层呢？我刚出世，老人就找了个瞎子给我算命，瞎子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又摸了摸我的头，说我是个大器，但要得成，必定要过四十五岁。我不迷信，但瞎子的话，却不幸言中了。说一千道一万，一句话，这两三年，是我命运的关键时

刻，因此，希望你能顾全大局，再等我几年……”

“我没顾全大局吗？我没等你吗？”她把两只手从耳朵旁移开，把他的头扳得直对着她的眼睛，“我和你认识的时候，你还是个摘帽右派，你还记得？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抱着一包破稿子到编辑部找我的吗？以后这些年来怎么过的还不明摆着：你起初让我等，等你平反，我等了没有？等了。你接着又让我等，等你入党，我等了没有？也等了。你后来又让我等，等你当上芒市文联的副主席，我又依了你。反正这些年来，你要求我的就是一个字：等。”她耳朵旁的两只樱桃色的耳坠微微颤动着，“现在你党也入了，芒市文联的副主席也当上了，你还要我等，你还要我等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你前面的头发已经开始秃了吗？你难道不知道你的那种能力已经减退了吗？你难道不知道我已经是三十四岁的人了吗？当然，你会说，这话你以前也说过，你会说什么这里总算借到一间房子，说什么你可以常年住在北京……可是，你难道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过性生活，可是，我们是怎样过性生活的？我每次来你这里，都像小偷一样，我每次离开你这里，也像小偷一样。甚至当你趴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想哼哼都不行，我想咳嗽都不行！怕，怕被人家看见，怕被人家听见。我也是一个好好的女人，我凭什么非要过这样的日子，凭什么我不能开着门和你抱在一起？凭什么我不能堂堂正正地生儿育女？……”她说着说着便哽咽起来，一滴一滴的泪珠，滑过面颊的弧线，滚落到她裸着的乳房上，又滑过乳房的弧线，滚落到两个枕头之间的缝隙里。

一见罗璟那个样子，戴大器只有一面在心里默默叹气，一面强做体贴地把她整个的身子拢到自己的胸前：

红 这个女人，实在太任性了，任性得叫人受不了，这还没结婚呢，将来真的和她结婚了，那还不让她缠死磨死吗？

黄 一个芒市文联副主席算什么呢？那是个牛毛小官而已，我怎能以此为满足？老实说，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跳板，我怎么能把它看在眼里，你真是妇人见识！

绿 “快别这样，快别这样，你看，你不是在我怀里吗？”他一面把她脸上的泪珠一颗一颗地吻到自己嘴里，一面把她的头压到自己毛烘烘的胸口：“我也理解你的苦处，可是眼下没有办法，我们眼下是生活在中国，不是生活在美国。在美国，谁也不会去管这些事情。可是，在中国就不一样。在中国，历来官场情场就是两回事，官场得意，情场失意，官场失意，情场得意，两者不能兼得！特别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一旦有什么舆论出去，你想当官的那扇门……”

“你胸口的毛怎么这么多？弄得我好痒好痒的，别的男人也有这么多毛吗？”

她现在平息下来了。他把她脸上的泪珠吻去了，接着，又像一阵旋风似的，令她猝不及防地吻着她的眼睛、耳朵、鼻子、面颊、头发、嘴唇。当他吻她颈子的时候，她笑了。笑过以后，便用她被泪水刚刚洗过的娇嫩的散发着奥琪增白粉蜜香味的面颊，去拂他胸前的浓毛。

虽然她现在一句话也不说，可是每当这种时候，他的耳边便会响起他第一次赤裸着身子和她抱在一起的时候，她哼哼唧唧说出的那些话……

他也平静了。他把她整个的脸拢在胸口，脑子里亮着第一次和她接触时的许多信号：“……你想当官的那扇门就给堵住了……”

她的脸突然停止了蠕动：“那么说你是……你是要为了当官而牺牲爱情了？”他把她想要抬起的头重新压了下去，并且用一只手抚摩着她那乱蓬蓬的头发：“你不要急嘛！”

“如果爱情和官位二者要择其一，你准备选择什么？”

“我两样都要！”

“两者都要？”

“我一样都不放弃，两样都要！”

她还想再问他一些什么，毕竟他就要离开首都了。可是，没等她重新开口，一阵急骤的敲门声便从外面传了进来。

3

如今我才智的小舟扯起风帆，
把一座悲惨的大海抛在后面……

——但 丁

“我不敢和你的眼睛相遇，即便在梦里，我也不敢见到你的眼睛。”

“你别逗他们了。”

“他们听不懂我的话，再说他们也笑了。”

“我觉得你变古怪了，肖檀，你变得越来越古怪了，这是不是你一直不结婚的原因？”

“我记得你四十出头了吧？”

“四十三了。”

“你不能一辈子都跟缪斯生活在一起，你的单身生活也该结束了。”

今天是这个初春的第一个晴朗的星期天，董良骥夫妇一早就来约肖檀，说这个星期天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一定要出去好好玩一天。说实在的，现在令人苦恼的事情实在太多，吹牛拍马，投机钻营，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事层出不穷。近年来，就是在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队伍里，也不断有这